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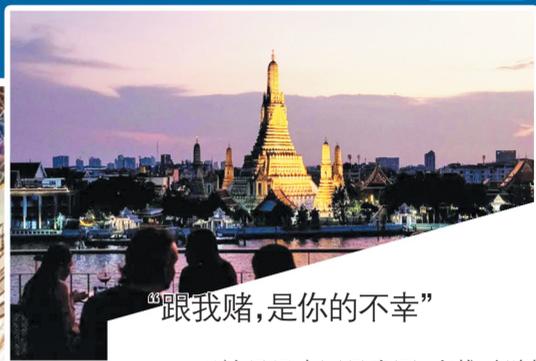
沉迷博彩弹珠机“柏青哥”的日本民众



澳门新葡京酒店



泰国曼谷



“跟我赌，是你的不幸”

# 借助博彩行业提振经济 亚洲赌场在狂飙

从沉睡中苏醒

今年的“十一黄金周”长假，澳门或许是中国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澳门旅游局的数据显示，9月29日至10月2日，澳门入境旅客达53万人次，9月30日入境旅客15.86万人次，创疫情后单日入境旅客数新高。

在这座以博彩业而闻名的城市里，赌场早已成为了澳门最显眼的风景。踏足澳门的游客中，有多少走进了赌场不得而知，但有一组数据或许能说明问题：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澳门8月幸运博彩毛收入149.37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35.17亿元），同比增长404.2%，连续9个月同比上升，年内累计毛收入1289.47亿港元，同比增长305.3%。

而摩根士丹利则预测，十一黄金周期间，澳门日均博彩收入为7.5亿港元。

金钱永不眠。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最新一期《经济前景展望》报告中，将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7%时，亚洲的博彩行业却在一路狂飙。

滚滚而来的金钱让人眼红，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当下，越来越多国家投入到了博彩这一能快速攫取财富的行业。从濠江之畔的澳门到海岸线蜿蜒的西港，在长长的牌桌前豪掷千金，是赌客们的共同语言；从湄南河畔的曼谷到淀川流经的大阪，对金钱的贪婪就像那不舍昼夜的流水，不断冲刷着早已认定的规矩与准则。

9月27日，澳门市政厅广场周边不断运来的铁马护栏，提醒着人们长假将至。疫情后选择来澳门务工的森森，每个工作日都要往返于珠海澳门之间。通关后看一眼电子屏幕上显示的今日过关人数，已经成为她的习惯，5万、7万、8万……屏上的数字，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刷新她记忆里的极值。午休下楼买饭时，遇见拖着行李箱的游客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无不提醒着她，澳门离疫情前的样子越来越近。

同样逐步回到正轨的还有澳门博彩行业。澳门博彩行业从业者DP告诉南风窗，疫情期间博彩客数量明显减少，只剩下本地居民以及一些初来乍到图新鲜的外地劳工，博彩从业者的工作时长与工资也明显缩水，“疫情刚开始还能开2休1（即上两天班休息1天），后期就成了开1休1”，如今终于“寒冬回春”，就他而言，加班和业绩也明显增多，工资水平慢慢与疫情前看齐。

在澳门博彩业工作了12年的S小姐也认为赌场正在复苏。据她观察，部分来网红景点打卡的年轻人也会来赌上两把，但她同时也强调，如今澳门博彩业远远无法和疫情前相比，“博彩行业受经济影响很大，好比以前可能1000（元）赌一把，现在可能就赌500一把，虽然人流量大了，但是博彩业的收益没有明显增加。”

逐渐苏醒的澳门博彩行业，是亚洲博彩业的缩影。据柬埔寨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该国博彩收入达1200万美元，虽然单看数字并不算多，但这对于一个人均GDP仅有1749美元、在东盟十国中GDP和人均GDP都排名倒数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而同属东盟的菲律宾，近来同样赌业兴旺。菲博彩监管委员会预计，该国博彩总收入将在5年内翻一番，6座正在筹建中的赌场，也侧面反映出投资者对于菲博彩行业的信心。

## 税收，税收

肉眼可见的博彩红利刺痛了泰国的神经，这个对赌博限制一度较为严苛的国家，正成为下一个入局者，希望能接下博彩带来的泼天富贵。

早在1930-1940年代，泰国就先后通过了《赌博法》和《扑克牌法》，除官方彩票和赛马、斗牛、斗鸡等，几乎禁绝了一切形式的博彩行为——个人持有超过120张未注册的扑克牌都涉嫌违法。但眼见周边国家都把赌博作为招揽游客的手段时，泰国执政者对于赌场合法化的态度也在不断摇摆。

新冠疫情袭来后，以旅游业为支柱的泰国经济受到重创，赌博合法化再度被推到了台前。2021年底，泰国议会众议院正式设立委员会，研究设立赌场的可行性问题。

其在今年1月提交并通过审议的方案显示，泰国可在曼谷或22个主要旅游点建设一个

包含赌场的娱乐综合体。《日经亚洲》报道称，在该方案通过后，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随即表示，希望在泰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彭博社称，去年8月，为泰党议员提议在曼谷都市圈试点赌场，随后再向普吉等游客如云的景区推广，并高调宣称，此举就是为了从外国游客口袋里赚取更多的钱。按照该议员的估算，赌场形成规模后，每年可为泰国创造超1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03亿元）的税收。

今年9月底，泰国副总理颂萨表示，国家和公众尚未从博彩税中获益。在他看来，赌博合法化不仅能让政府获得高额税收，还能帮助旅游业建立起重复出游的机制。“文化场所游客往往只旅行一次，但赌场游客则会反复光顾”。

自豪泰党议员随即也举出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兴建合法赌场和娱乐综合体、推动国内旅游业始终保持增长的例子，希望泰国也能认真考虑将赌场合法化。

## “梦洲”的诱惑

同样想借助博彩行业提振经济的还有日本。今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批准首个以赌博为主要卖点的度假村建设计划：大阪人工岛“梦洲”将划出约69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兴建一个包含日本首家合法赌场、酒店、国际会议中心、购物中心和博物馆等在内的综合度假村。

度假村建成后，每年将吸引约2000万游客，为该地区带来约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90亿元）的收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是直言，希望（赌场度假村）成为向世界宣传日本魅力的旅游基地。

梦洲之上，象征着金钱与欲望的赌场，与以“构建未来社会，想象明日生活”为主题的2025年大阪世博会场馆，将共同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地标。

与泰国小心翼翼的试探相比，日本建设赌场的决心相当明确。早在2018年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就通过了综合度假区实施法案，规定日本国内最多可开设3处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区，且7年后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数量上限——这也就意味着在法案通过的那一刻起，日本就已经正式承认了赌博合法化。

早就接受过消费主义洗礼、喜欢以“一亿总中流”（即约有一亿日本人可被称为中产阶级）自夸的日本，在博彩公司看来具有堪称“充满希望”的赌场市场。世邦魏理仕股票研究公司的博彩分析师认为，大阪美高梅赌场每年单是博彩收入就预计可达32亿美元，也无怪乎美高梅从2014年起，便矢志不移推动与日本的合作。

当然，比起工程浩大的大阪赌场，长崎或许才是拔得日本合法赌场头筹的地方。该县计划在佐世保市现有的热门乐园豪斯登堡内，加建赌场和度假村，有望在2027年秋季开始营业。

无论是日本还是泰国，在推动赌博合法化的过程中，反对与批评声不绝于耳。《日经亚洲》援引泰国国家发展管理局去年发布的民意调查称，泰国只有39%的受访者支持赌博合法化；而《读卖新闻》的调查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反对赌场合法化。

两国国民对赌博的热爱是舆论反对建设赌场的的原因之一。据泰媒《考苏得英文报》调查，约有300万泰国年轻人沉迷在线赌博，几乎每天都有人因涉嫌网赌而被泰国警方逮捕。日本在2021年的一项政府调查显示，有8.2%的日本人赌博成瘾，典型的博彩器具弹珠机“柏青哥”（Pachinko），在日本影视作品中更是相当常见。

而在赌博合法化的支持者看来，这些担心无疑是多余的，因为设法赚取更多外国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的钱，才是他们不足为外人道的心声。

疫情前的2019年，柬埔寨共接待外国游客661万人次，超三分一来自中国。而占比28%的中国游客，是泰国最大的外国游客群体，《曼谷邮报》认为，随着前往海外航班运力增加，中国内地游客对澳门博彩的追捧，或许会被其他国家的赌场分散。

据香港明爱展晴中心前高级督导主任、香港“提高合法赌博年龄至21大联盟”发起人邓耀祖介绍，中国内地赌客通常给博彩行业从业者以“豪爽”的印象，行为也更为显眼，几乎不会“小赌怡情”。

他不止一次在赌场见到内地口音的赌客一把押上5万元的筹码，无论输赢都面不改色地快速开始下一把，“同样是5万元的筹码，香港师奶赌客多半能玩上大半天或更久”，这样的赌客，自然是博彩行业重点关注的目标。

赌博是人类最为古老的行为之一，赌博者似乎从未因经济变化而减少。香港赛马会在不久前公布，2022/2023财年总投注额达3048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842亿元），创下历史新高。邓耀祖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疫情影响，香港赌客难以前往澳门，所以只能靠赌马缓解赌瘾。

从经济层面而言，或许很难以简单的对错，来评判这轮赌博合法化的浪潮，但在邓耀祖看来，即便真开放了博彩行业，也应该尽量减少本国居民被赌博影响的程度。

如在新加坡，只要满足年龄要求，外国游客就可免费进入赌场，而本国国民则需缴纳150新元（约合人民币800元）方可入内。另外，该国国民还可为自己或赌博成瘾的亲人主动申请禁赌令，一旦核实将会被赌场拒之门外。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愿意如此严格限制赌博，“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而言，博彩带来高额的税收在当下显得更为珍贵，因此干脆放任博彩行业发展，不采取哪怕十分简单的限制措施。”

金碧辉煌的赌场里，从灯光气味到机器高矮，一切都经过精心的设计，用有心算无心的布置，诠释着《赌神》里那句经典台词——“跟我赌，是你的不幸”。就像已故的“赌王”何鸿燊所信奉的那样，“不怕你赢，就怕你不来”，当平日里捂紧钱包的旅客们不断踏进赌场的那一刻，赌场和背后的金主们，就已经赢了。

据《南风窗》